

年度十大昆虫新物种公布 新蜉蝣物种命名引发争议 一只蜉蝣名叫“苏轼”

将一种新发现的昆虫命名为“苏轼”，这件事引发了争议。

24岁的郑徐弘毅是发现者，也是命名人。他是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一年级学生，主要研究蜉蝣目昆虫的分类。

两年前，他在湖北监利的长江边，拿着网抄捞了整整两天后，在黄昏时捕获了一只从没见过的无爪蜉稚虫。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二种无爪蜉，也是首次在长江干流发现的无爪蜉物种，他为之取名“苏轼无爪蜉”。

找不到的成虫

郑徐弘毅已探索昆虫分类六年多，在他眼中，新发现的这只虫子是“最可爱的蜉蝣”。

存活在水中的低龄期稚虫，身体短短的，肥嘟嘟、毛茸茸，它的头部几乎是扁的，有三对足，但爪已经退化，因此只能生存在细腻沙子或淤泥中，靠着足辅助前行。

第一次见到它是在2019年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找到郑徐弘毅的导师周长发教授，提供了一枚在长江中发现的无爪蜉标本。这是他们进行长江底栖生物调查时，用采泥器拿到的。

它长得很特别，郑徐弘毅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物种。

2023年2月，他和一位本科同

“苏轼”与“无常”

随着稚虫一同被带回实验室的，还有塞在郑徐弘毅书包里的32斤江沙，作为这些虫子们新的栖息地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，他发现，一只死去的雌虫静静地趴在饲养缸的水面上。他们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有翅阶段的标本。这只雌性亚成虫的翅脉软，飞行能力不强。

新发现昆虫物种大多由发现者命名，郑徐弘毅决定给这种无爪蜉起名为“苏轼”。宋神宗元丰五年（公元1082年），苏轼在游览长江湖北段的赤壁矶后写下《赤壁赋》，这里也是该物种的分布区域。

在昆虫分类学中，用人名给新发现的物种命名，是一种普遍的方式，算是一种“致敬”。比如，在《世界生态学》2021年刊登的一篇学术文章中，一种在四川发现的叉襴(jì)科新物种正式以胡歌、古天乐的名字命名为“胡古叉襴”。文章的摘要提到，这是为了感谢两人对中国西部山区环境保护与基础教育事业的贡献。

2024年，郑徐弘毅为第一作

有网友觉得这是对古代文人的不敬。但在郑徐弘毅心中，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缘分。公元1082年，北宋文人苏轼在月夜泛舟游长江赤壁矶后，咏出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”。近千年过去，长江中发现了深藏水底、羽化后浮出江面、短暂存活的新蜉蝣物种。“虽无法考证古今蜉蝣称呼的含义是否一致，但这句话把这一类群的中文名留在了人们的脑海中，为了纪念这点缘分，我们将该新种以‘苏轼’命名。”郑徐弘毅说。

学来到湖北监利的长江干流，找到一片容易采集活体蜉蝣的沙洲。

沙滩一望无际，有几公里长，走到水边也要花十多分钟，郑徐弘毅心里没底，“如果这个种的密度不高，接下来完全就是在大海捞针。”他穿着水裤下水，用抄网挖起沙子，一点点地寻找。捞了两天，一直不见那只小虫子。

第二天，夕阳洒在积雪的江滩上，江水越来越冷，他在最后一网沙子里发现了一只仅几毫米的低龄无爪蜉稚虫。

郑徐弘毅赶紧把它放到盛有酒精的小药瓶里，做成标本。这只稚虫给了他们继续下去的信心，2023年，他和几位同学三次前往那

者，介绍新发现物种苏轼无爪蜉的论文发表。今年2月12日，中国昆虫学会昆虫分类区系专业委员会公布了“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”名单。其中，苏轼无爪蜉成为名单上的第一个新物种。

这个名字带来了不少争议，有人觉得这是对苏轼的不尊重。

郑徐弘毅没太在意这些。他用苏轼来命名，本是想在几重缘分之下，表达对苏东坡的敬意，“我没有抱着炒作的心来起这个名字，但通过争论能让大家了解到这个物种，也算一种科普了。”

和在网上引起争议不同，苏轼无爪蜉的出现，倒是让昆虫圈子里的同行眼前一亮。不过，这主要也不是因为名字，“而是因为这个物种本身形状奇特，而且是在长江干流发现的。据我了解，目前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发现的大型蜉蝣种类只有大约3种。”郑徐弘毅说。

参与这次“2024年度中国十大昆虫新物种”评选的，还有郑徐弘毅之前发现的无常蜉(hòu)蜉。

形态奇特、高稀有度、习性神秘的无常蜉科成虫，此前在亚洲尚未被发现和报道。

2022年，郑徐弘毅和同学们在云南怒江进行本科毕业采集大作战，在一个服务区休息时，他注



→ 苏轼无爪蜉的稚虫。

片沙滩，带回了一些活的稚虫，在实验室饲养。

但他们始终没有在野外发现成虫的踪迹。

这是因为，羽化后的蜉蝣存活时间短，有的是一两个小时，有的仅几分钟。

在生物学研究里，羽化是一个昆虫进化阶段的学名。其实，蜉蝣的寿命并不算短，一般是几个月到一年，有的甚至能活几年，但它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水下。羽化后，无翅的稚虫变成长出翅膀的成虫，从此脱离水底生活，交配、繁殖，之后死去。



↑ 在实验室的饲养缸内，刚刚羽化的苏轼无爪蜉雌亚成虫。

“长江飞花”

发现新的昆虫物种，对郑徐弘毅来说，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。

他的学术研究集中在昆虫分类学，包括物种名称的校正、发现新的物种、了解不同物种间的关系等，目前，他已发现了十多种新的昆虫物种。

一年中，他有大半时间在户外，跟标本和活体打交道，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乐趣。郑徐弘毅从小就喜欢动物，尤其是形态多变的昆虫。

平时出门，他总留心观察蜘蛛网、花、树叶、草丛还有石头，这些地方可能藏着各种各样的小虫子；家里的窗台也不能放过，因为这里总有苍蝇、蚊子、甲虫、蝴蝶等昆虫的尸体；灯更是常常带来惊喜，趋光性比较强的甲虫、蛾子是光影的常客。

郑徐弘毅会随身在包里带着相机和小玻璃瓶，遇到虫子，就把它们装进去，带回实验室研究一番。

作为研究对象的蜉蝣，在郑徐弘毅心中有其神秘和浪漫的一面。

比如苏轼无爪蜉。在滚滚东流的长江水中，它深藏在某段河流的底部，是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。

一年内的几天里，密布在河底的小虫子们，会集中羽化、交配繁殖，然后再陷入一整年的沉寂。

羽化季的蜉蝣有时铺满河面，或被灯光吸引，铺满桥梁和道路，成就河流上的壮观一幕，郑徐弘毅称之为“长江飞花”。

他在描述这一场景时写道：人们对蜉蝣的印象是“朝生暮死”，苏轼无爪蜉的生命则可能是按分钟计算。每一年的某个时间段，在晨曦微露，抑或日落西山之时，它们的身躯会布满江河，成就一场鸟和鱼类的盛宴，然后又瞬间消失不见，好像从未发生。

(新京报)

2023年年初，湖北监利，发现苏轼无爪蜉的长江边，江滩绵延几公里长。